



【悠悠我心】

【节令之美】

永恒的怀念

人间清明

□雪樱

春风旖旎，丽日长空。清明一到，风里陡然裹挟着思念的味道。

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”清明节气，不外乎三重含义：它是节气，兼容天气现象与物候现象，草木新绿，万物润心，吐故纳新，气长物盛；它是节日，是祭祖的节日，古时又称祭祖节、踏青节；它还是一种理想或境界，“清”是温度适宜、草木清新，“明”则是阳光明媚、万物明丽。

清明物候的特征是风大，仿佛瞬间生出千万只铁拳，把天地掀翻，搞成一片混沌，花树摇摆，行人匆匆。清明前后常夹杂着雨，或大或小，总会下点儿，哪怕天气预报没有雨，也会不期而至。风为桥，架起人们与逝者之间的桥梁；雨为泪，苍天的眼泪为悲悯众生抛洒。爷爷去世的日子是清明节前一天，那年春天来得格外早，气温快速回升，大风狂飙，跺脚蹦高，把楼下临时搭建的棚子吹得震天响。到了深夜，雨丝轻飘，扯动心绪，一夜无眠。记得出殡那天，不断扩散的燥热遮不住我内心的悲伤。多年后，我才懂得，真正的悲伤，有时是哭不出来的。离别是一门生命的功课，伴随离别的日子拉长，那些悲伤才会跑出来灼烧心灵，让人慢慢学会接受。

清明是用来缅怀逝去先人的，同时也让人感知生命里的暖与爱。这个时节，气温不冷不热，适宜外出郊游，回老家扫墓祭奠故人，同时与家人相聚，采摘春天的美好。“今年寒食好风流，此日一家同出游。”山坳里、原野上，最抢风头的当数那些鲜灵灵的野菜、野花。它们并不起眼，这里一团，那里一撮，兀自生长着，于风里沁吐丝缕清芬。野蒜、荠菜、马兰头、婆婆丁……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菜，让人们按捺不住好奇心，纷纷掏出手机拍照识别。实际上，在大自然的课堂上，我们根本不需要手机，不妨去问问村口老树下打盹儿的老人，或墙根处下棋的长者，他们是最好的老师。沾泥带土的野菜，带回家摊菜饼、做咸食、包水饺，自带乡野的气息。

对古人来说，清明游艺颇有诗情画意：放风筝，有驱邪、除秽、消灾、放走晦气之意。一句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，把我们带回了童年。荡秋千，过去曾将

清明节定为“秋千节”，词人李清照写尽少女之情：“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”还有蹴鞠，诗人杜甫在《清明》中吟诵道：“十年蹴鞠将雏远，万里秋千习俗同。”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”“梨花白雪香”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恰逢南部山区的梨花节。父亲在酒店上班时，梨花节是一年中的旺季，客人络绎不绝。而清明风，民间也叫“梨花风”。二十四节气美学格子，每一格都有不同的审美。清明的精神审美，乃是人间清明——梨花白是它的精神底色，慎终追远，祭祀故人，也是回归本心、明德怀志。

岁月嬗递，四季流转，节气变换，不变的是人心的恒温。清明带给我们的教诲是感恩，何尝不是对生命的敬畏？在我眼中，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、苏东坡的《黄州寒食帖》这些留给后人的手写纸笺，如果说《兰亭集序》是曲水流觞雅趣与晋人倜傥风骨的真实写照，那么，苏东坡的温存笔致则像极了个失意者脸上的复杂表情，诗句“空”“寒”“破”“湿”，对应行书的点捺顿挫，把从苏轼到“苏东坡”的心境变化和盘托出，怪不得黄庭坚评价道：“试使东坡复为之，未必及此。”古人的书法是一种心境，传递出豁达的态度和高远的境界。死亡与生并非对立，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。

清明如诗，正如生命如诗，以节气的名义挽留人世间的记忆与爱意，或许这是造物主煞费苦心的恩惠。春日万象，精神澄澈，就像一个人的少年时期，有太多美好值得歌颂，就连淡淡的忧伤也是云朵状的，如蝶似羽。不由想起阿米亥的诗句，令我心头漾起说不出的感动：“传来的惟有孩子们的喧闹/他们一边寻找墓地一边欢呼/每当找到一座墓地——就像找到林间的蘑菇，野生的草莓……这座坟墓深藏在灌木丛中/周围浆果累累/你不得不将它们拂向一边，就像拂去一缕乱发/从你美丽爱人的脸上。”

没有比春光更好的制片人，没有比清明更诗意的节气。失意，也是诗意，生命的转换是种智慧；失去，也是获得，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存续。回趟老家吧，上坟、祭祖，重温父母的童年，他们的小时候也是我们的“来处”；去趟郊外吧，踏青、露营，寻找春天的乐趣，轻嗅繁花朵朵，存一份感念在心，这是寄予天地之间的共同理想。

□刘奎林

有些思念，不会随岁月淡去，反而会在时光里越沉越深。我妻子的姥姥，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，老人这一生温和平静，心里却始终揣着一份不曾言说的怀念，怀念她少年离家、为国捐躯的兄长——杜昭勋。

姥姥是家中最小的妹妹，比杜昭勋整整小14岁，在她漫长的人生里，杜昭勋从来不是史书里遥远的英烈，只是那个从小疼她、护她，最终再也没有归来的亲哥哥。这份怀念，从懵懂孩童到垂垂老矣，伴随姥姥一生，也成为我们家族心底最柔软、最庄重的记忆。

姥姥常说起旧时往事。杜家当年在宁阳磁窑西贤村，家境宽裕，田产安稳，日子平和。杜昭勋生于1916年，自小聪慧好学，9岁入村内小学，在教书先生的爱国启蒙下，早早懂得了家国大义。他先后就读于宁阳县立第二、第三小学，1933年考入泰安育英中学，眼界渐开，心志愈坚。

姥姥出生时，杜昭勋已是14岁的少年，对年幼的小妹倾注了全部温柔，家中好吃的总是先留给她，闲暇时便牵着她的小手在村间漫步，讲书本里的故事，讲外面广阔的天地。在姥姥的记忆里，哥哥一身整洁长衫，温文尔雅，是她最踏实安心的依靠。她曾以为，这样安稳的时光会一直延续，哥哥会守着家人，读书成才，永远做她可以依靠的兄长。

可山河破碎的风雨，终究打碎了这份平静。在泰安育英中学，杜昭勋接触进步书籍，思想逐渐觉醒。他聆听冯玉祥将军“国家兴亡，

匹夫有责”“绝不作亡国奴”的教诲，心中救亡图存的热血被彻底点燃。1935年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，杜昭勋毅然走上街头，与爱国学生一同奔走呼号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回到家中，他力劝父辈将田产财物分给贫苦乡邻，不愿在国难当头只顾小家安稳。守旧的长辈无法理解他的赤诚，甚至将他锁在家中，阻止他参与抗日。年幼的姥姥虽不懂民族危亡，却看得懂哥哥眼中的焦灼与坚定，她总在深夜悄悄为哥哥送水送饭，听他诉说对国家的忧虑与对侵略者的愤恨。哥哥轻轻摸着她的头说：“小妹，国家不保，家便难存，哥哥要去打鬼子，护住百姓，也护住你和家乡。”那一刻，姥姥明白，哥哥心里已装下了更广阔的天地，扛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杜昭勋毅然投身抗日，化名鲁民，参加徂徕山起义，成为磁窑镇最早的共产党员，从战士成长为晋教导师，英勇作战，一心报国。

哥哥离家的清晨，天还未亮，姥姥躲在门后，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消失在村口小路，从此再未回头。等待与怀念，成了姥姥童年最沉重的心事。关于杜昭勋的消息断断续续，每一次讯息都让她既骄傲又揪心。她为哥哥成为抗日英雄自豪，更日夜祈祷他能平安归来，再牵起她的手，温柔地唤她一声小妹。

可她最害怕的那一天，还是来了。

1941年4月，沂蒙山反“扫荡”战斗打响，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4支队3团3营教导员的杜昭勋，率部攻克费县汪沟镇日军据点，以极小伤

亡击毙日伪军32人。次日，日军重兵反扑，部队陷入重围，伤员众多。危急时刻，杜昭勋挺身而出，率军突围，掩护营长带领伤病员撤离。激战中他左臂中弹，仍强忍伤痛指挥战斗，最终身中数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5岁。弥留之际，他仍拼尽全力高喊冲锋的口号。

噩耗传到西贤村时，姥姥刚满11岁。那个疼她、护她的哥哥，永远留在了沂蒙大山里，再也不能回来，再也不能唤她小妹。姥姥哭干了眼泪，此后无数个夜晚，她都在梦里与哥哥相见，醒来只剩满室清冷与无尽怀念。这份怀念，伴随姥姥一生，成为她一辈子放不下的心事。她从不跟外人提起兄长的战功与壮举，只是把这份深情悄悄藏在心里，在没人的时候，轻轻念一念他的名字，想一想那个温文尔雅的哥哥。晚年的姥姥常静坐远眺，望着哥哥离去的方向。她总对妻子说：“你舅姥爷是英雄，可他也是我最亲的哥哥，我一辈子都放不下他。”

虽然到了我们这一辈，是从姥姥娓娓的讲述里、从泛黄的历史资料记载中，才慢慢认识这位从未谋面的舅姥爷，可那份藏在故事与文字里的感动与敬仰，早已悄悄扎根心底。我们没见过他长衫儒雅的模样，也未亲历他浴血奋战的时刻，却透过姥姥一生的怀念，读懂他对妹妹的满心疼爱；透过史料的点滴记录，感受他为国赴死的滚烫赤诚。

杜昭勋长眠于宁阳烈士陵园，松柏常青，英魂永驻。烈士舍家为国的赤诚，我们会永远铭记，让这份家国大义与血脉深情永远传承不息。

从此处处是思念

□张永军

父亲和母亲，都是去年走的。依着旧俗，头三年的清明祭扫要赶在正日之前，于是我提前一周多去为他们扫墓。墓前摆置的全是他们生前喜欢的吃食：父亲爱吃的花生酥，母亲爱吃的桂花糕。临近清明，我仍然止不住思念他们。

父亲走时，石榴花开得正盛。一树一树火红的花，像无数盏燃着的灯笼，把6月的天都烧亮了。他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，临走那天，还念叨着要给院里的牡丹施肥。那天恰好是父亲节，他让我陪了一个多小时。他的手瘦极了，握在我掌心里，轻得像一片快要飘走的叶子。我已记不清当时有没有祝他节日快乐——这个疏忽，像一粒种子，在往后的日子里长成一棵带刺的树……

父亲走后8个月，母亲也离开了。朋友们安慰我：母亲这是对我完全放心，就急着去陪父亲了。父亲走后，母亲的世界便缺了一角。她从不说什么，只是常常坐在窗前出神，目光穿过玻璃，定格到老宅的某个角落——那里有石榴树，有牡丹花，有

他们六十年相守的岁月。

1965年农历七月十七，他们相识。从青春到白发，从物资匮乏的年代到渐趋丰盈的日子，他们携手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。他们很少说什么动听的话，却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，用最朴素的方式活成了“相依为命”本身。父亲走后，那份深如瀚海的思念便成了母亲心底的底色。我们看得见，却无法为她拂去——那是她此生最重的情分，她不舍得放下。

如今，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。我相信母亲并非独自远行，而是去赴一场等待已久的重逢。

可我还是止不住想他们。想父亲弯腰给牡丹培土时，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；想母亲坐在窗前，把一缕白发慢慢掖到耳后的样子。春风从墓前拂过，我总觉得那是他们的手，轻轻落在我肩上。他们说不出话了，可我听得见——在每一阵风里，在每一次心跳里。思念像这清明的雨，细细的，密密的，落下来时不声不响，却润湿了整片天地。

这雨，从古至今，就这样落着，落在我的肩头，也落进他们曾经牵

着我走过的每一条路里。我在这份潮湿里站了很久，明白了“清明”为何要选在春天——万物生发的时候，偏偏要我们去面对逝去。父母走后的这些日子，我渐渐懂得，思念原来不是悲伤，是他们留给我的另一种陪伴。父亲教会我弯腰培土时的那份耐心，母亲教会我坐在窗前守望的那份温柔，都还在我身上好好地活着。我常常想，所谓“放下”，不是忘了他们，而是把他们从沉甸甸的遗憾里，轻轻捧到日照着的地方。他们用一生教我如何好好活，如今就连离去，也是在教我如何好好地思念。清明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，沉沉的，柔柔的，让我们在悼念的时刻，从忙碌里暂且抽身，想一想生死，想一想爱——然后带着他们给过我的那些暖，继续往前走。

暮霭袅袅升起，散入无边的春色。我忽然想起父亲惦记的老宅里的牡丹花，想起母亲窗前望不到尽头的目光。他们不在了，却又无处不在——在石榴花开的每一个夏天，在清明时节的每一场细雨中。

这人间，从此处处是思念。